



國家清史編纂委員會·文獻叢刊

清代詩文集彙編

國家清史編纂委員會·文獻叢刊

清代詩文集彙編

《清代詩文集彙編》編纂委員會 編

上海古籍出版社

清代詩文集彙編 三八九

經韻樓集十二卷 段玉裁撰

一

聽鐘樓詩稿八卷 韓是升撰

二七一

種紙山房詩稿不分卷 孫辰東撰

四一一

山靜居遺藁四卷 方薰撰

四四一

晚學集八卷未谷詩集四卷 桂馥撰

五二三

經韵樓集目錄

卷一

十三經注疏校勘記序

李松雲寫十三經跋

重刊周易本義原本序

毛詩故訓傳題辭

跋黃義圖蜀石經毛詩殘本

讀詩序禮經注

濟盈不濡軌傳曰由軻以下曰軌

皖字攷

經韵樓集目錄

炮魚異字說

摯中氏任解

詩執執解

奚斯所作解

奚斯所作解下

毛詩突入其阻說

伊雜字古不作洛攷

卷二

周禮漢讀攷序

書周禮漢讀攷後



某讀爲某互易說

禮十七篇標題漢無儀字說

聘禮辭曰非禮也敢對曰非禮也敢

且字攷

古喪服經傳無子夏傳三字說

野人曰父母何算焉

夫妻脾合也

關中

女子子適人者至婦終之也

爲人後者於兄弟降一等報

經韵樓集目錄

大功殯服章經不摻垂蓋未成人也

卷三

小功章大夫公之至長殯

小功章夫之姑姊妹至長殯

緦麻章族曾祖父母至族昆弟

緦麻章從母昆弟至服也

緦麻章夫之諸祖父母報

婦人爲夫之曾祖父母服說

昆弟之子婦服攷

總衰章傳曰至糝也

與阮芸臺書

梁曰菊其

月令天子親載耒經注攷

月令參孫介御之閒經注攷

侍坐則必退席至例也

喪服小記齊衰惡弁

大學在明明德在親民

大學此之謂自謙注釋

卷四

春秋左氏古經題辭

經術彙集

目錄

春秋左傳校勘記目錄序

春秋經殺弑二字辨別攷

晉里克弑其君之子奚序

君母殺君當書弑論

春秋經成公十年無冬十月攷

密州說

左傳刊杜序

與嚴厚民論左傳一則

駁山東巡撫請以邱姓人充先賢左邱明後博士職

前議附錄

公羊經傳弑字辨誤

公穀記孔子生說

孟子聖之於天道也說

補孟子疏一則

與黃堯圃論孟子音義書

與郝戶部論爾雅書

讀爾雅釋山論南嶽

卷五

書漢書楊雄傳後

經術彙集

目錄

校漢書地理志注

地理志觀縣攷

胸忍攷

與孫淵如書

訂說文顯然誤字

說文劉字攷

與江晉三說說文牙字

說荷

與潘濬三字攷

與章子卿論加字

與阮梁伯書
與胡孝康世琦書
書類篇金部後
與錢羊楳學士書論殊字
卷六
跋古文四聲韻
荅丁小山書
聲類表序
刻聲韵政序
江氏音學序
經韵樓集 目錄
荅江晉三論韵
釋拜
自跋釋拜後
卷七
衛宏官書攷
唐宋博物記辨
書新唐書忠義傳後
薛尚功鑄鼎款識寫本書後
書于祿字書後
中水攷上

五

中水攷下
校水經江水
校水經濛水注
水經注之濛沱在南郡即縣北
水經無派河
記洞過水
與梁耀北書論戴趙一家水經注
與方祿巖制府書
與方祿巖
趙戴直隸河渠書辨
經韵樓集 目錄
東原先生孔册跋
祭戴東原先生文
荅程易田丈書
戴東原先生配享朱子祠議
上大興朱中堂書
卷八
潛研堂文集序
王懷祖廣雅注序
經義雜記序
王樸莊遺書序

六

重刊明道二年國語序

蔡親雅言序

博陵尹師賜小學恭跋

跋白氏大帖三十卷宋本

與張涌齋書

與阮芸臺書

記麥花

周游塘七十壽序

張涌齋八十壽序

酷封孺人戴母八十壽序

經南樓集目錄

八十自序

翰林院侍讀學士盧公墓誌銘

中憲大夫四川嘉定府知府王公墓誌銘

陳芳林墓誌銘

前明四川定遠縣知縣高蘇生墓表

卷九

仁和龔氏四世祖德碑

中憲大夫雲南分巡池南兵備道龔公神道碑銘

送龔增之徽州郡守序

外孫龔自珍字說

與外孫龔自珍札

懷人館詞序

龔自珍妻權厝誌

先妣梳几銘

戚孝子傳

誠孝潘式周傳

蔡居拙傳

蔡一帆先生傳

高蘇生先生傳

十經齋記

經南樓集目錄

觀于忠肅公玉帶記

新雨堂記

納溪縣瘞溺記

書富順縣志後

卷十

明三大案論

明世宗非禮論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論紅丸	
述筆法	
富順縣宋薛翁祠碑	
南溪縣漢黃烈婦廟碑	
經韻樓集	目錄
書碑後	
杭州紫陽書院碑	
卷十一	
二名不徧諱說	
曲禮君天下曰天子 <small>至余子古今字</small>	
禮記四郊小學疏證	
周人卒哭而致事經注考	
先王之立禮也有本有文	
禮器注告尸行節 <small>至無方</small>	
雜記公視大斂	

高饗二字釋例	
說文饗字解	
鄉飲酒禮與養老之禮名實異同攷	
與顧千里書	
附復書	
荅顧千里書	
附顧千里亭制備忘之記	
卷十二	
與顧千里論亭制備忘之記	
再	
經韻樓集	目錄
三	
四	
五	
六	
七	
與黃紹武書	
附顧第三札	
與黃紹武論顧第三札	
荅黃紹武書	
與諸同志書論校書之難	

與陳仲魚書

吳郡賦蕙葛竹越解

使乎使乎解

經韻樓集

目錄

十一

經韻樓集卷一

金壇段玉裁若膺

十三經注疏釋文校勘記序

六經猶日月星辰也無日月星辰則無寒暑昏明無六經則無人道為傳注以闡明六經猶羲和測日月星辰敬授民時也孔子既沒七十子終而經多岐或漢初儒者各述所聞言之詳矣而書不盡傳迨鄭康成氏囊括百家折衷一是其功最鉅而其要在發疑正讀其所變易其所彌縫益善之善者也顧鄭氏於六經不盡注自是而後南北學者所主不一唐人就所主為正義焉貞觀中有陸德明經典釋文自唐以前各家經本乖異立說參糅皆於是焉可考又有顏師古奉勅考定五經凡正義中所云今定本者是也至宋有孝經論語孟子爾雅四疏於是或合集為十三經注疏凡疏與經注本各單行也而北宋之季合之維時釋文猶未合於經注疏也而南宋之季合之者將以便人而其為經注之害則未有能知之者也唐之經本存者尙多故課士於定本外許用習本習本流傳至宋授受不同合之者以所守之經注冠諸單行之疏而未必為孔穎達賈公彥所守之經注也其字其說乃或齟齬不謀淺者乃或

改一就一陸氏所守之本又非孔賈所守之本其齟齬亦猶是也自有十三經合刊注疏音釋學者能識其源流同異抑鈔矣有求宋本以爲正者時代相距稍遠而較善此事勢之常願自唐以來積誤之甚者宋本亦多沿舊無以勝今本況校經如毛居正岳珂張淳之徒學識未至醇疵錯出胷中未有真古本漢本而徒沾沾於宋本抑末也我

國家

列聖相承尊崇經術遠邁前古恭逢

皇上修明備至其開鴻生鉅儒往往講明有過唐宋者

經韻樓集

卷十一

七

臣玉裁竊見臣阮元自諸生時校誤有年病有明南北雖及常熟毛晉十三經注疏本紕繆百出前巡撫浙中遂取在館時奉

勅校石經儀禮之例銜之羣經廣搜江東故家所儲各善本集諸名士授簡西湖祐經精舍中令詳其異同鈔撮會萃之而以官事之暇乙夜燭定其是非會家居讀禮數年乃後卒業分肌擘理率然悉當其學贍其識精成十三經注疏校勘記二百十七卷附釋文校勘記二十六卷俾好古之士以是鱗次櫛比詳勘而丹黃之家可具宋元本人可由是尋真古本漢本其在今茲有

是書較陸德明釋文之在唐初爲無讓矣抑校錄經注之書亦猶步算之於日月星辰也千百年而步算有差焉則隨時修正之千百年而經注之譌又或滋蔓焉亦隨時整飭之又烏知今日之不譌者異日不且譌哉所望步算日月星辰者有如此日而已矣嘉慶戊辰歲四月金壇貢士前巫山縣知縣臣段玉裁記

經韻樓集

卷十一

七

李松雲寫十三經跋 庚午正月

古人經書必手寫故能熟自刊版盛而寫經者稀矣松雲先生二十登翰苑歷典江南山東福建諸大郡政事之餘寫十三經十二年而卒業始先生在翰苑辭華之美竝駕王楊盧駱海內但知其能詩文豈知其心醉六經為近日經生之所不能為如此哉吾鄉蔣拙存先生以唐開成石經字蹟不足觀年將六十奮筆寫十餘年而成獻之冊府卒邀

高廟鑒賞勅石昭

國朝盛典今松雲之勤何減拙存且小楷得法於舅氏

經南樓集 卷十

四

梁文定公尤可寶貴吾知藏之名山即同西河石室傳之子孫亦媿王氏萬歲通天帖焉

重刊周易本義原本序

漢藝文志易經十二篇施孟梁丘費所同也或問曰宋晁說之之言曰費氏始以彖象文言參入卦中然歟曰非也聞諸東原師曰儒林傳費直治易無章句徒以彖象繫辭十篇之言解說上下經蓋謂費氏易不自立訓詁章句其解說經即用十篇之言如左氏傳初出學者徒摘取其古字古言至劉子駿始用以釋春秋經也且劉向以中古文易經校施孟梁丘經或脫去無咎悔亡惟費氏經與古文同就謂費氏之書早改竄十二篇如王氏輔嗣之書也哉然則改竄十二篇放於輔嗣乎曰

經南樓集 卷十

五

放於鄭後司農何以證之魏志淳于俊對帝曰鄭元合彖象於經欲使學者尋省易了可證也然則鄭之書與輔嗣同乎曰不同鄭之書彖大象文言附於卦辭後王所同也六爻象辭總附於六爻經文後王所異也何以證之孔氏沖遠正義於坤初六曰輔嗣之意以為象者本釋經文宜相附近其義易了故分爻之象辭各附其當爻下不言輔嗣以前已各附當爻下也然則朱子云王弼注本之乾卦蓋存鄭氏所附之例坤以下六十三卦又弼之所自分說不然乎曰不然也何以證之魏志魏帝問博士淳于俊曰孔子作彖象鄭元作注其釋經

義一也今象不與經文相連而注連之何也云今象不與經文相連者蓋謂漢石經之屬自若十二篇也云注連之者謂鄭注本則象與經文相連象傳在六爻爻辭之後亦是相連非獨象辭是如今本至哉坤元屬於東北喪朋安貞吉也然則鄭本可知矣且孔沖遠於坤卦不言象大象文言本在六爻經辭後而王移之然則鄭本逾可知矣然則鄭本之乾卦同於輔嗣乎曰以魏君臣問答求之鄭之乾同於輔嗣坤以下惟小象不析為六耳然則輔嗣何以於乾獨不從鄭也曰以存古也三聖之辭每卦中依其時代不倒亂其先後晉汲冢所得周易上下篇無象

經韻樓集

卷十

六

象文言繫辭是也然則宋呂氏伯恭因晁氏嵩山古易八篇參考傳記定為十二篇朱子本義從之其不繇於鄭乎曰不繇鄭欲使學者尋省易了故分附之如就禮經為注分小序故訓傳散附毛詩之比假令學者不憚煩勞分三聖之辭先後誦誦乃後博觀注說固鄭所法取也方喜之不暇而又何尤焉朱子本義一書自明時為妄庸人割附程子易傳不獨變紊十二篇抑使朱子文義多有不可通之處實應劉君餘齋有憂之爰取宋本附載呂氏音訓重刊行世尊 功令也尊朱子也玉裁以謂此非朱易而真漢施孟梁丘費之易也執十二

篇之舊以尋求漢易學於已墜餘齋之功豈淺鮮哉如此剖析似得其實端臨以為何如也自謙今按疑不能明此序未敢自信也

經韻樓集

卷十

七

毛詩故訓傳定本小箋題辭

毛詩故訓傳三十卷者玉裁宰巫山事簡所訂也曷為三十卷從漢志也夫人而曰治毛詩而所治者乃朱子詩傳則非毛詩也是以訂毛傳也故訓傳與鄭箋久與經文相雜廁曷為每篇先經後傳也還其舊也周未漢初傳與經必各自為書也然則漢志云毛詩經二十九卷毛詩故訓傳三十卷本各自為書今釐次傳文還其舊而每篇必具載經文於前者亦省學者兩讀也傳多於經一卷其分合今無攷也傳之與經雜廁放於何時蓋鄭君箋詩時所為也毛傳於魯齊韓後出未得立學

經韻樓集

卷十

凡

官而三家既已孤行取久者子夏所傳其義長也其稱故訓傳何也古者傳以述義如左氏公羊氏殺梁氏之於春秋子夏之於喪服某氏之於小正皆是也釋故傳訓以記古今異言爾雅是也毛公兼其意而於故訓特詳故不專曰傳而曰故訓傳是小學之大宗也序亦毛公作與鄭志於常棣曰此序子夏所為親受聖人沈重曰據鄭請意大序是子夏作小序是子夏毛公合作不得援范氏後漢書衛宏作毛詩序一語為左證也傳說皆子夏所傳而毛公述之則序亦子夏所傳而毛述之猶韓詩芣苢漢廣汝墳蠨蛸賓之初筵諸序散見於唐

人所引者多與毛異亦必韓嬰所自述也序為毛公所自述故傳詩而不傳序也以序放於子夏故南陔白華華黍由庚崇丘由儀雖其辭亾而其義存也以序述於毛公故十月之交兩無正小旻皆大夫刺幽王鄭箋皆當為刺厲王定為作故訓傳時移其篇第因改之也鄭箋云取篇義合編至毛為故訓傳時乃分取篇之義各置於其篇端然則篇義列於篇首放於毛公也今仍之者從其舊也列故訓傳於篇後而正其譌略補其脫落其通釋大義者則必複舉經文其訓釋一字一物者則不必複舉經文凡欲還經傳各自為書之舊而又斟酌

經韻樓集

卷十

九

煇錄得也春秋小正傳體無不複舉經文者毛公傳體亦猶是也箋詩時析置經文下則刪節其複舉而轉寫又多譌煇也夫人而曰治毛詩而有其名無其實然則毛詩故訓傳三十卷是編烏可以已也讀毛而後可以讀鄭攷其同異略詳疏審其是非今本合一而人多忽之不若分為二次第推煇也

跋黃蕘園蜀石經毛詩殘本

余少時聞蜀石經兼有經注憾不得見乾隆壬辰至成都暇則欲訪尋文翁高朕講堂舊址孟蜀廣政時所刻石及宋皇祐以前所補以為能見殘碑破字於荆榛瓦礫中未必不可以為雠校之助也而知交無同好者獨往今府學中光沈響絕為躊躇歎歎者久之自此爾蜀數年南至於瀘定橋東至於巫峽閒問諸所見士大夫莫有藏拓本一片者南歸後寄居姑蘇閶門外於故友陳芳林樹華家見蜀石經左傳數百字錢曉徵少詹事錄諸潛學堂金石跋尾今為唐陶山刺史物者是也嘉

經韻樓集

卷十

十一

虞甲子黃蕘園主政又得蜀刻毛詩召南一卷故杭郡蕘松石老人物雄才一卷較陳氏所得左傳字數多矣乾隆初年武英殿刊注疏校毛詩諸臣引蜀石經自周南至邶風靜女凡四十一條以後則不引蓋當時所見祇三卷而已昔在蜀見錢塘張君名賓鶴年已六十餘能詩歌篆隸多見古物云親見松石蜀石毛詩全部昔育恐有鞠無下育字天天是標作天天墨字記此二處與世閒本絕異余嘗識之於懷今蕘園所得召南諸條無不與殿板諸公語合者惜此卷之外皆不知飄落何處矣厲樊榭詩集中亦載周南汝墳蜀石怒如朝飢與

今本作調飢異即冬日南華堂所為作詩者也殿板注疏獨未載此一條蕘園好古故古物聚焉吾烏知松石翁之全詩以及諸經拓本不將不脛而歸於士禮居哉十駕齊養新錄取江有汜之子子歸有子字為勝又昔育恐鞠亦視他本為勝余則謂鄭箋釋兩育甚明辛楣偶未省照也余為阮梁伯定十三經校勘記則取甘棠召伯聽男女之訟重煩勞百姓此與司馬相如傳方今田時重煩百姓同解今本有不字非也

經韻樓集

卷十

十一

讀詩序禮經二注

詩序曰關雎麟止之化王者之風故繫之周公鶴巢騶虞之德諸侯之風也先王之所以教故繫之召公鄭注云先王斥大王王季文王各本皆無文王字惟殿板引蜀石經有之愚初不謂然以大王王季正蒙上諸侯言若文王受命則所謂王者似不當仍系之諸侯也既讀禮經鄉飲酒禮乃合樂周南關雎葛覃卷耳召南鶴巢采芣采蘋注云昔大王王季居於岐山之陽躬行召南之教以興王業及文王而行周南之教以受命燕禮送歌鄉樂注同皆以周南召南分屬文王及大王王季與

經韻樓集

卷一

十一

今本詩序注無不合矣既又讀鄉射禮合樂周南召南注云昔大王王季文王始居岐山之陽躬行召南之教俗本無此四字李如圭本有之明嘉靖本有之今黃丕烈所藏宋板經注有之以成王業至三分天下而有其二此四字惟李乃宜周南之化各本衍召南二字惟李如圭本無之推求其故蓋俗本作躬行以成王業則去召南之教四字併入於此可其善本復古者則又但增召南之教四字於上而本其德之初刑不知刪此召南二字惟李本乃為最善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故謂之鄉樂據此注與飲燕注畧異蓋彼舉其大凡此為詳悉文王未三分有二未受命為王亦居岐山之陽行召南之教亦諸侯之風也召南詩序四言文王兩言召伯固與周南皆文王

之詩云先王之所以教者本其流風善政之所由來起

於大王王季之序曰緜文王之興本由大王也其意一也然則注詩序云斥大王王季文王正與鄉射注合李善注文選毛詩序全用鄭注作斥太王王季文王也知古本如是倘無文王二字則召南十四篇豈專為大王王季而作乎因是言之周南言后妃之德者謂文王受命以後之大妣也召南言夫人之德者周姜大任文王未受命時之大妣皆是也詩詁云初古公亶父爰及姜女聿來胥宇其後大任思媚周姜大妣嗣徽音歷世有賢妃之助以致其治文王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

經韻樓集

卷一

十一

于家邦是故二國之詩以后妃夫人之德為首夫后妃夫人之德皆大王王季文王之德也故約之曰先王之所以教文王一人而兼王者諸侯之風故大妣一人而兼后妃夫人之稱朱子詩集傳乃以鶴巢采蘋之夫人係之南國諸侯顯非序意而又云關雎麟止之化王者之風鶴巢騶虞之德諸侯之風小序之言得之矣豈不誣哉序分王者諸侯之風鄭注禮作詩說則曰其詩有仁賢之風者屬之召南有聖人之風者屬之周南此非有異說也有聖人之德宜為王者有仁賢之德宜為諸侯文王之德至於三分天下有其二而極盛矣宜乎受

命作周矣周南召南其地皆由岐下而南國也其君皆主文王也其風之氣象有小大焉大師陳詩非分之於地非分之於人於其詩之氣象分而已矣

禮注自相鈕錡處禮注與詩序不合處又詩注禮注

譌舛開字處一一攷證而得其是若非年至七十有

四不能知此甚矣天之厚我而不可一日自棄也庚辰六月四日謹記

經韻樓集卷一

十四

濟盈不濡軌傳曰由軌以下曰軌 戊辰六月

此詩古本作軌从車九聲釋文曰舊龜美反是也唐石經作軌从車凡聲蓋由釋文云依傳意宜音犯而孔冲遠正義襲其說改經作軌辨其非軌謂寫者亂之唐石經從之耳軌之訓車微也軌之訓車軌前也孔氏謂不濡軌斷非不濡車微軌之見少儀者謂車轉其字當作軌作軌乃誤字又非此詩之用以所據毛傳由軌以上之文求之軌上於軸與上於軌軌於輿辰前故定為由軌以上曰軌此陸氏所謂依傳意宜音犯也然與壯為韻音既不諧轉雖下於軌然云由軌以上曰軌亦未安

經韻樓集卷一

十五

朱子詩集傳江慎脩戴東原師皆仍作軌而又不能言其義謂濟盈水中不濡陸路之車微語甚無謂也惟李進士成裕王觀察懷祖言之近理成裕曰軌自有二義一則車微也一則車轉頭也少儀祭左右軌謂轉頭不必作軌此唐以前舊說見於釋文孔冲遠所駁者而成裕取之似近是矣但韡下於軌不得云由軌以上故懷祖云李說能正唐以後之誤據今本云由軌以上為軌軌非軌上之物不可迺蓋傳文本作由軌以下為軌車軸在軌之下兩端出轂外者謂之轉頭又謂之軌釋文云軌轉龜美反謂車轉頭也蓋古本皆作由軌以下

爲軌故訓相傳爲車轄至陸德明孔穎達所見本始誤
 作上遂疑軌爲軌之譌二君精思卓識不可及矣愚謂
 凡云以上以下者皆正直言之非違表言之上章傳云
 由軻以上曰涉謂却之上帶之下淺淡不定皆涉也云
 由帶以上曰厲謂帶之上心之下淺淡不定皆厲也今
 謂軻下於軌則轄亦下於軌是迤邐旁行之與陸孔
 所謂軌高於轄者皆高卑甚微又皆妄行非正上正下
 惟祖正由轄以上爲以下誠是矣而未得以下之解訓
 軌曰轄恐雖古說而尙未得其實也軌之文雖在而軌
 之義則訓爲車徹車徹之訓出於說文本無不是而俗

經術樓集卷十

六

僅以地上兩輪之述釋之兩輪之述出於徹而非徹猶
 述出於履而非履也凡字有本義焉有引申段借之餘
 義焉守其本義而棄其餘義者其失也固習其餘義而
 忘其本義者其失也徹徹與固皆不可以治經於軌徹
 字徹之矣軌之本義謂與之下兩輪之閒也與之下兩
 輪之閒成扁方形是曰軌軸之上爲轄轄之上爲輿由
 轄而軸而下至地考工記曰軻崇三尺有三寸也則由
 轄至地過於三尺三寸水淺過軸而至轄則必入輿與
 者人所居也故傳以轄爲高下之節曰由轄以下曰軌
 高誘注呂氏春秋曰兩輪之閒曰軌自其廣隘言之所

謂徹廣六尺也毛公曰由轄以下曰軌自其高下言之
 所謂軻崇三尺三寸也毛不言兩輪之閒者毛意主高
 下不主廣隘也凡就有言廣隘者如涂度以軌是也有
 言高下者如濡軌滅軌是也滅軌見晏子春秋曰其滅
 以滅軌此徹謂地上車迹沒滅軌文選惟舊賦徹含冰
 於冰中冰凝積高過於軌也有兼高廣言者如穀梁春
 秋曰車軌塵謂以軌之高廣節塵之高廣曲禮所謂驅
 塵不出軌也中庸曰車同軌蓋亦兼高廣言其軌之崇
 其徹之廣必如考工記所云所謂兵車不中度不審於
 市軌之言矩軌物之稱由此而起軌音同九九之言聚
 塵臣之字由此而生亦曰徹徹者通也中空而通也老

經術樓集卷十

七

子曰當其無句有車之用軌徹以空方立名非有物也
 故必假輪與轄以爲言少儀言左右軌何也輪內之稱
 用爲輪外之稱左右軌即周禮大馭之兩軻也軻者較
 末小穿轄者軸末皆中於輪故鄭以轄釋軻亦謂之左
 右軌者以其高下之度外內正等者而言鄭注少儀云
 同謂轄頭也謂其高下等耳詩
 正義云少儀之軌當作軻非是是故由轄以下曰軌
 自其裏言之曰左右軌曰車不得方軌自其表言之高
 氏
 云兩輪之閒曰軌去輪言之則空車人徹廣六尺自其
 裏言之則禮記之左右軌也車人徹廣六尺自其
 裏言之匠人注徹廣八尺自其表言之孟子曰城門之
 軌左傳曰下視其徹自其軌徹所較轅之述言之左右